

中文廣泛閱讀組（高級組）冠軍

得獎學生：黃德妍

就讀學校：九龍真光中學

閱讀書籍：呼蘭河傳

作者：蕭紅

出版社：商務印書館 (香港) 有限公司

對於香港而言，蕭紅一直有著特別的意義。這不僅是她與戰時留港的文人一起塑造了香港文學史，她的骨灰，更曾安葬在淺水灣的麗都酒店前方及聖士提反女校後院。可是對於這名生於北方大地，民國時輾轉流落至港的過客而言，相比起這個短暫旅居的都市，童年時的家鄉更叫她思念不止。在人生的後期，蕭紅離開了左派文學的軌道，旅港途中寫下了一串串淒婉的歌謠：沒有一點關於這個繁華城市的影子，但她以輕描淡寫中帶著讓人屏息的沉重的筆調，勾勒出北方大地的面貌——《呼蘭河傳》，一部帶著寂寞與家鄉懷戀的作品。

對於自己的家，蕭紅這麼形容：「我家是荒涼

的。」這不僅顯現於那在房頂上採蘑菇時會不小心踏掉一隻鞋子的殘破上，更見於人性的荒涼。呼蘭河人的生活是單調呆板的，他們為著一點瑣碎的小事可以吵上半天，哪怕是鄰里因治病而跳大神也能成為一時熱鬧圍觀的對象；更甚者，當小團圓媳婦光著身子在沸騰的水中掙扎之時，他們圍在一旁品頭論足，眼睜睜地看著年輕的生命一點點地消逝凋零。呼蘭河是個荒誕、弔詭的地方，這兒人們的情感彷彿是麻木的，在貧乏的北方生活中，他們只剩下對物質利益的追求與執著——以有二伯的話語言之：「大人是大耗子，小孩是小耗子。」只是，這個「耗子穴」難道真的沒有任何可憐可愛的地方嗎？

當我們為著呼蘭河人的迷信而搖頭歎息，為著呼蘭河人的愚行而痛憤交加之時，呼蘭河人卻有著善良、熱情與直率的一面：他們不懂如何把路中心的泥坑填平，卻一次次地用繩索把馬匹從泥坑中套出來；他們不曉得虐待小團圓媳婦是使其長病的原因，卻一個個四出為治好她的病而尋求偏方……「愚昧本身便是最大的惡毒」，可是當我們斥責農民的愚昧時，卻

不由得爲其生起了同情之心——他們被困於陳舊觀念之中，對於貧困的日子逆來順受，正如那粉房裏「含著眼淚在笑」的歌聲，帶著對未來茫然無奈的荒涼。

若說《呼蘭河傳》記載了一個北方貧苦小鎮的悲哀，這悲哀尤以有二伯爲最。他不像誤踏進耗子穴中、無辜枉死的小團圓媳婦，卻同樣是無知農民社會中的犧牲品。這名穿著大半截子衣裳、鞋子「不是前邊掉了底，就是後邊缺了跟」的老人，既懦弱又愛面子，在漫無目的的生活中，除了「有二子」的乳名和小偷的名號外，他一輩子都沒有看見什麼、聽見什麼。那揹著早已縫補無數次的棉被，以端莊、沉靜的步伐緩緩前行的身影，帶著的既是無法落葉歸根、在世間留下痕跡的茫然，也是在日復一日刻板的生活中心不著意義的落泊。到最後，他只能帶著比其他呼蘭河人更沉重的腳步，讓那一聲聲「兔羔子」的低喃，迴蕩在荒涼的後院中……

至於那終日待在不見天日的磨房之中的馮歪嘴子，儘管與後院相隔了一面攀滿倭瓜藤葉的牆壁，牆

裏牆外，他卻成了有二伯的相知。這兩名同樣貧窮、同樣尋找能夠落葉生根之地的落魄者，每每談著不著邊際的瑣事，卻也從不嘲笑對方。唯一的不同是，當有二伯怨罵呼蘭河人之時，馮歪嘴子卻煮著一鍋鍋的黏糕，在嚴寒之中推著車子走遍街巷，為著家裏的妻幼自力更生。他違背了傳統，卻沒有成為傳統的犧牲品：當受盡誹謗、中傷之時，他與家人艱苦地生活著；當妻子死去，鄰里皆篤定他非上吊不可之時，他卻咬緊牙關活了下來。這名在遍地絕望的荒涼中懷著希望的磨官，彷彿也成了蕭紅口中那開在粉房牆頭的紅花——儘管荒涼，卻依然鮮明耀目，呼蘭河城亦然。

呼蘭河城對於蕭紅而言，是一個矛盾的存在。祖父逝世以後，她在這個「完全荒涼的地方」度過了寂寞的童年。然而當她逃離北方小鎮，在戰火肆虐之時流離於香港之際，她卻滿心滿念地記掛著昔日的呼蘭河城。也許呼蘭河教人悲涼、教人哀傷，那自家家戶戶冉冉升起的炊煙，卻無疑是這名北方女子的歸屬。於是，她選擇毫不矯飾地寫出記憶中的呼蘭河——帶著幽默、帶著懷戀，隨性地刻劃出這個深埋在腦海之

中的地方。看似鬆散無章的結構，卻正如她特立獨行的人生軌跡一樣，即使帶著寂寞，那串淒婉的歌謠卻成爲了千古傳頌的篇章；那曾經豎立著蕭紅之墓的淺水灣，彷彿隱約帶著呼蘭河的影子……

昔日戴望舒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來探訪的墓碑，以及那束放在墓頭的山茶花¹都隨著歲月而消逝時，對不少香港學生而言，蕭紅的名字無疑是陌生的。而那位處北方邊陲的農村，與繁華的都市相比更加顯得遙不可及。興許正如作家曹疏影序中所言，呼蘭河的故事教香港的年輕一輩「難以進入」。然而當呼蘭河人把瘟豬肉當成「淹死豬」來煮的時候，那顛倒是非、自欺欺人的情景，在我們眼中是何等熟悉；當我們聽見那自粉房中傳出帶著悲哀的歌聲，遠方中彷彿與「獅子山下」的旋律交錯重疊……也許正是這份兩地人共有的樸素情感，使我們與那北方小鎮的距離得以拉近。透過蕭紅筆下漢滿文化錯雜的故鄉，我們感受到同樣的哀慟。也許每個城市的角落，都有人在唱著一首淒婉的歌謠、訴說著一個寂寞的故事——蕭紅筆

¹文鵬、姜凌主編 (1998)，頁 118-119。

下的世界，究竟離我們的現實有多遠？